

漢書門		四四二	
類	號	函	架
一	二	七	〇
〇	一	二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函	架
二	四	〇	〇
六	一	五	〇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20
冊數	105 75
函號	281 2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

列傳第九十二

謝儋三司直學錄軍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刑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楊佐

李允

從弟先

沈立

張掞

張燾

俞允

劉瑾

閻詢

葛宮

子思書

張田

榮諲

李載

姚渙

朱景

子光庭

李琮

朱壽隆

盧士宏

單煦

楊仲元

余良肱

潘夙

楊佐字公儀本唐靖恭諸楊後至佐家于宣及進士第
爲陵州推官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也底用栢木爲
榦上出井口垂纜而下方能及水歲久榦摧敗欲易之
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死惟天有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
工晴則亟止佐教工人以木盤貯水穴竅灑之如雨滴
然謂之雨盤如是累月井榦一新利復其舊累遷河陰
發運判官幹當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殺溢不常漕舟不
能屬佐度地鑿瀆以通河流於是置都水監命佐以鹽
鐵判官同判京城地勢南下涉夏秋則苦霖潦佐開永
通河疏溝澮出野外自是水患息又議治孟陽河議者

謂不便佐言國初歲轉京東粟數十萬今所致亡幾儻
不濟復舊跡後將廢矣乃從其策出爲江淮發運使孟
陽之役調民七八千夷丘墓百數怨聲盈塞詔開封鞠
治官吏獨捨佐不問糾察刑獄劉敞請加貶黜不聽召
爲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復判都水知審官院權發
遣開封府嘗使契丹虜饋以方物書獨稱名英宗升殿
奏遺留物再往使卒于道年六十一詔護喪歸葬以黃
金恤其家

李兌字子西許州臨潁人登進士第由屯田員外郎爲
殿中侍御史按齊州判卒獄成有欲夜篡囚者兌以便

宜斬之人服其略張堯佐判河陽兌言堯佐素無行能
不宜以戚里故用改同知諫院狄青宣撫廣西入內都
知任守忠爲副兌言以宦者觀軍容致主將掣腋非計
仁宗爲罷守忠太常新樂成王拱辰以爲十二鍾磬一
以黃鍾爲律與古異胡瑗及阮逸亦言聲不能諧詔近
臣集議久而不決兌言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
詎容輕議願參新舊但取諧和近雅者合而用之進侍
御史知雜事擢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轉運使制祿與郡
守殊時有用彈劾奪節及老疾請郡者一切得仍奉稍
兌言非所以勸沮乃詔悉依所居官格兌在言職十年

凡所論諫不目表襮故鮮傳世出知杭州帝書安民二
字以寵徙越州加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南人謂自劉
氏納上後獨兌著清節還知河陽帝又寵以詩徙鄧州
富人榜僕死係頸投井中以縊爲解兌曰旣赴井復
自縊有是理乎必吏受賕教之爾訊之果然兌歷守名
郡爲政簡嚴老益精明自鄧歸泊然無仕宦意對便殿
力丐退英宗命無拜以爲集賢院學士判西京御史臺
積官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六謚曰莊
從弟先

先字淵宗起進士爲虔州觀察推官攝言州永新令兩

州俗尚訟先爲辨枉直皆得其平知信州南安軍撫楚
州歷利梓江東淮南轉運使壽春民陳氏施僧田其後
貧弱往丐食僧所而僧逐之取僧園中筍遂執以爲盜
先詰其由奪田之半以還之所至治官如家人目以俚
語在信爲錯安頭謂其無貌而有材也在楚爲照天燭
稱其明也楚有民迫於輸賦殺牛鬻之里胥白于官先
愍焉但令與杖通判孫龍舒以爲徒刑毀其按明日龍
舒來先引囚曰汝罪應杖以通判貸汝矣遣之出積官
至祕書監致仕兄兌尚無恙事之彌篤以子叙封得太
中大夫閑居一紀卒年八十三子庭玉年六十卽棄官

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沈立字立之歷陽人舉進士發書益州判官得舉商胡
埽采撫大河事迹古今利病爲書曰河防通議治河者
悉守爲法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
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
償茶禁害民山場榷場多在部內歲抵罪者輒數萬而
官僅得錢四萬立著茶法要覽乞行通商法三司使張
方平上其議後罷榷法如所請立召爲戶部判官奉使
契丹適行冊禮欲令從其國服不則見於門立折之曰
往年北使講見儀未嘗令北使易冠服況門見耶契丹

愧而止遷京西北轉運使都水方與六塔河召與議立
請止修五股等河及漳河分殺水勢以省役從之加集
賢修撰知滄州進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出爲江淮發
運使居職辦治加賜金數詔嘉之知越州杭州審官西
院江寧府初立在蜀悉以公粟售書積卷數萬神宗問
所藏立上其目及所著名山水記三百卷徙宣州提舉
崇禧觀卒年七十二

張揆字文裕齊州歷城人父蘊咸平初監淄州兵契丹
入寇遊騎至淄青間州人將棄城蘊拔刀遮止於門力
治守備遊騎爲之引去郡守魏始謀掠爲已功及陷以
罪蘊受而不校揆幼篤孝蘊病剖股肉以療舉進士知
益都縣當督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介獻
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法丁內艱時隆寒徒跣舉柩
叩首流血與兄揆廬墓左明道中京東饑盜起以御史
中丞范諷薦知萊州掖縣民訴旱于州拒之揆自薦奏
聞詔除登萊稅通判永興軍爲集賢校理四遷爲龍圖
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宦者閻士良爲鈐轄多撓帥權用
危法中軍校揆直之而劾士良英宗登極朝廷使來告
士良辭疾居家宴客自若奏抵其罪入判太常司農寺
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揆忠篤誠慤

既老益康寧少從劉潛李冠遊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田贍其孥事揆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爲鄉黨矜式

張燾字景元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舉進士通判潭州州卒謀亂期有日燾得告者徐詣營取首惡寘諸法知沂濰二州沂產布濰產絹而有司科賦相反燾始革之濰多圭田率計畝徵絹而蠲河役燾不肯踵例廢法還其役入損於舊五之四且命吏曰吾知守已而已無妨後人汝勿著爲式提點河北刑獄攝領澶州七日而商胡決燾拯溺拯餓所全活者十餘萬猶坐免數年復提點河東陝西京西刑獄爲鹽鐵判官淮南轉運使江淮

發運副使泗州水城且壞燾悉力營護詔寵其勞入爲戶部副使京師賦麴於酒人有常籍毋問售不售燾以產以償燾請罷歲額嚴禁令隨所用麴多寡以售自課增益官脩睦親宅議取民居燾言芳林園有餘地宗室足自處無庸起民居從之孝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於壁遷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蒲津浮橋壞鐵牛皆沒水中燾以策列巨木於岸以爲衡維石其杪挽出之橋復其初保安二土豪善騎射爲邊人所憚故縱善馬誘使取之而彊以漢法燾按得其狀俱以隸軍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蜀人苦多盜燾嚴

保五使不得隱而申其捕限南蠻寇黎雅討走之罷磨
刀崖戍卒改知瀛州毋喪服闋故事起執政以詔近臣
以堂帖神宗特命賜詔判太常寺知鄧許二州復判太
常知通進銀臺司提舉崇福宮由給事中易通議大夫
卒年七十燾才智敏給常從范仲淹使河東至汾州民
遮道數百趨訴仲淹以付燾方與客奕局未終處決已
竟英宗時三司前奏事帝詰鑄錢本末皆不能對燾悉
論無隱帝是之顧左右識其姓名後欲以為觀客使守
邊曰卿家世事也燾對曰臣叔父亢有大才臣不可
繼遂止

俞克字公達明州鄞人登進士第熙寧中為都水丞提
舉沿汴淤泥溉田為上腴者八萬頃檢正中書戶房加
集賢校理淮南轉運副使遷城都路轉運使茂州羌寇
邊充上十策禦戎神宗遣內侍王中正司經制建三堡
復永康為軍因詐殺羌衆以為中正功與深相結至出
妻拜之中正還闕舉克可任召判都水監進直史館中
書都檢正御史彭汝礪論其媚事中正命遂寢河決曹
村充往救護還陳河防十餘事槩論水衡之政不修因
循苟且浸以成習方曹村決時兵之在役者僅十餘人
有司自取敗事恐未可以罪歲也加集賢殿脩撰提舉

市易歲登課百四十萬故事當賜錢充曰奏課職也願
自今罷賜詔聽之擢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慶陽兵驕小
繩治輒肆悖充嚴約束斬妄言者五人於軍門聞有病
苦則巡撫勞餉死不能舉者出私財以周其喪以故莫
不畏威而懷惠環州田與夏境犬牙交錯每獲必遭掠
多棄弗理充檄所部復以時耕植募家族山夷舉戶
亡入西者且三百充遣將張守約耀兵塞土夏人亟反
之充之帥邊實王珪薦欲以過司馬光之入充亦知帝
有用兵意屢倡請西征後言夏會乘常爲毋梁所戕或
云雖存而囚不得與國政其毋宜淫凶恣國人怨嗟寔

爲興師問罪之秋也乘常亡將有桀黠者起必爲吾患
今師出有名天亡其國度如破竹之易願得乘傳入觀
面陳攻討之畧詔令掾屬入議未及行充暴卒年四十
九

劉瑾字元忠吉州人沆之子也第進士爲館閣校勘沆
亡得褒贈知制誥張環草詞語涉譏貶瑾泣涕不能食
闔門衰經邀宰相自言朝廷爲改書命黜環爲州瑾亦
坐衰服入公門罷職沒喪不就官丐守墳墓王素爲請
以伸孝子之志詔復職遷集校理通判睦州爲淮南轉
運副使召修起居注加史館脩撰河北轉運使拜天章

閣待制知瀛州坐與世居通問徙明州未行改鎮廣州
與樞密院論戍兵不合改虔州戰擢都監楊從先奉旨
募兵不至擅遣其子懋糾諸縣巡檢兵集郡下瑾怒責
之遽發悖謬語懋訢瑾于朝遂廢于家踰年復待制知
江州歷福州秦州成德軍卒瑾素有操尚所泣以能稱
然御下苛嚴少縱舍好面折人短以故多致訾怨

閻詢字議道鳳翔天與人少時以學問著聞擢進士第
又中書判拔萃科累遷秘書丞爲監察御史裏行詔治
王素獄坐有姻嫌不以聞降監河陽酒稅累遷爲鹽鐵
判官使契丹詢頗諳北方疆理時契丹在靴淀迂者王

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葱嶺而迂
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邪惠慚不能對加直
龍圖閣知梓州徙河東轉運使言三路士兵疲老者聽
其族以強壯者代從之進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大河
漲壞浮橋詢易爲長橋拜天章閣待制知廣州不卽赴
罷職知商州神宗轉右諫議大夫改邠同二州提舉上
清太平宮卒年七十九

葛宮字公雅江陰人舉進士授中正軍堂書記善屬文
上太平雅頌十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進兩階又獻
寶符閣頌爲楊億所稱知南充縣東川饑民艱食部使

者檄守資昌兩州以惠政聞知南劍州土豪彭孫聚黨數百憑依山澤爲盜出害吏民不可捕宮遣沙縣尉許抗諭降之並溪山多產銅銀吏挾姦罔利課歲不登宮一變其法歲羨餘六百萬三司使聞於朝論當賞宮曰天地所產吾固盜之又可爲功乎卒不言徙知滁秀二州秀介江湖間吏爲關涇潰上以征往來間有昏葬趨期者多不克宮命悉毀之積官秘書監太子賓客治平中轉工部侍郎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一宮性敦厚恤錄宗黨撫孤嫠賴以存者甚衆宮弟密亦以進士爲光州推官豪民李新殺人嫁其罪於邑民葛華且用華之子爲證獄具密得其情出之法當賞密白州使勿言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俟罪疾老死不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卽退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平生爲詩慕李商隱有西崑高致子書思踵登第調建德主簿時密已老欲迎以之宮密難之書思曰曾子不肯一日去親側豈以五斗移素志哉遂投劾歸養十年餘近臣表其志行以爲泗州教授弗就密不得已許以他日偕行始乞監新市鎮居父喪哀毀骨立盛暑不釋苴麻終禫不忍去冢舍累年乃出仕歷封丘主簿漣水時兄書元爲望江令同

隸淮南監司有捨兄而薦已者移書乞改薦兄不許則封檄還之其篤行類皆若此仕至朝奉郎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特諡曰清孝子勝仲孫立方皆以學業至侍從世爲儒家勝仲自有傳論曰佐立擅水衡之政爲時所稱允居官論諫無所表襮先克承之揆之孝燾之智瑾之苛嚴詢之辭令皆著一時自致顯官俞充制軍禁暴足爲能臣而希時相之意倡請西征使其不死邊陲之禍其可既乎葛氏自宮以下簪纓相繼盛哉

張田字公載澶淵人登進士第知應天府司錄歐陽脩薦其才通判廣信軍夏竦楊懷敏建策增七郡塘水詔通判集議田曰此非禦敵策也壞良田浸冢墓民被其害不爲便因奏疏極論調監郢州稅久之通判冀州內侍張宗禮使經郡酣酒日恣守貳無敢白者田發其事詔配西陵洒掃攝度支判官裕亨太廟又請自執政下差減賚費唐介論其虧損上恩出知蘄州俄提點湖南刑獄介與司馬光又狀其傾險改知湖州徙廬州治有善迹移桂州異時蠻使朝貢假道與方伯抗禮田獨坐堂上使引入拜於庭而犒賄加腆土豪劉紀廬豹素爲邊患訖田去不敢肆京師禁兵來戍不習風土往往病

於瘴癘田以兵法訓峒丁而奏罷戍或告交趾李日尊
兵九萬謀襲特磨道諸將請益兵田曰交趾兵不滿三
萬必其國有故長虛聲以嚇我耳謀既得實果其兄弟
內相殘懼邊將乘之也宜州人魏利安負罪亡命西南
龍蕃從其使入貢凡十反至是龍以烈來復從之田因
其入謁詰責之梟其首欲并斬以烈叩頭流血請命田
曰汝罪當死然事幸在新天子卽位赦前汝自從朝廷
乞恩乃密請貸其死熙寧初加直龍圖閣知廣州廣舊
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
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僞召戒邏
者曰今夕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城

旣就東南微陷往視之暴卒年五十四田爲人伉直自
喜好嫚罵氣陵其下故死無哀者然臨政以清女弟聘
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爲
市舶使不欲白汗爾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
師拜之蘇軾嘗讀其書以侔古廉吏
榮諱字仲思濟州任城人父宗範知信州鉛山縣詔罷
縣募民采銅民散爲盜宗範請復如故真宗嘉異擢提
點江浙諸路銀銅坑冶歷官九年諲舉進士至鹽鐵判
官晉州產礬京城大豪歲輸錢五萬緡顯其利諲請權

于官自是數入四倍爲廣東轉運使廣有板步古河路
絕險林箐瘴毒譴開真陽峽至洗口古徑作棧道七十
間抵清遠趨廣州遂爲夷塗復入爲開封府判官太康
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號白衣會縣捕數十人送府尹
賈黯疑有妖請殺其爲首者而流其餘譴持不從各具
議上之中書是譴議但流其首而杖餘人加直史館知
澶州改京東轉運使萊陽產銀砂民有私採者事露安
撫使欲論以劫盜譴曰山澤之利人得有之所盜者豈
民財耶貸免甚眾又使成都府路召爲戶部副使以集
賢殿脩撰知洪州以疾故徙舒州未至而卒累官秘書

監年六十五

李載字伯熙黎陽人少苦學隆暑讀書置足于水雖得
疾不舍去登進士第調冀州推官知大名冠氏縣府守
呂夷簡入相薦其材知齊州鈴轄趙瑜使酒歐載乃扃
戶避逸瑜得罪載坐不舉劾黜爲信陽軍安撫使錢明
逸等爲之申理改常州知祥符縣有巫以井泉飲人云
可愈疾趨者旁午載杖巫埋其井歷知號州漣水軍載
性篤孝侍母病不解帶至病亟不能食載亦不食母知
之爲強食六爲州一以寬厚稱以光祿卿提舉仙源觀
卒年七十四

姚渙字虛州世家長安隋開皇中有景徹者以討平瀘夷策功爲普州刺史卒子孫遂家普州渙第進士監益州交子務發姦隱萬緡主吏皆當死渙曰戮人以干澤非吾志也義不蔽姦而已請於使者願不受賞於是全活者衆知峽州宜都民爲盜所殘縣執囚訊服以獄上渙移劾於他有司居亡何真盜獲大江漲溢渙前戒民徙儲積遷高阜及城沒無溺者因相地形築子城埽臺爲木岸七十丈繚以長隄榷以薪石厥後江漲不爲害民德之徙知涪州賓化夷多犯境渙施恩信拊納酋豪爭羅拜廷下訖渙去無警終光祿鄉年六十七

朱景字伯晦河南偃師人舉進士調榮澤簿西方用兵詔侍從館閣舉縣令景預選知隴州汧源縣累遷知汝州葉驛道遠隸囚爲送者所虐多死俗傳爲葉家關景重禁以絕其患擢知壽州秩祿視提點刑獄始至亟發廩振給以勸富者出積穀所活數萬城西居民三千室建請築外郭環入之公私稱便再遷光祿卿熙寧初病革自占遺表呼其子光庭操筆書之其畧云切聞河北水災地震陛下當減膳避殿齋居加省召二府大臣朝夕諮訪闕失思所以弭咎凡數百言無一語求恩卒年七十一詔加賻贈錄其子以官

光庭字公揆十歲能屬文辭父蔭擢第調萬年主簿數攝邑人以明鏡稱歷四縣令會孝寬以才薦神宗召見問欲再舉安南之師光庭對曰願陛下勿以人類畜之蓋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何益於廣土闢地也又問治何經對曰少從孫復學春秋又問今中外有所聞乎對曰陛下更張法度臣下奉行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受福矣帝以其言爲踈闊不用簽書河陽判官從呂大防於長安幕府五路出師討西夏雍爲都會事倚以辨調發期會甚急光庭每執不從使者怒將加以乏興罪光庭求免去大防爲之

解哲宗卽位司馬光薦爲左正言首乞罷提舉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論蔡確爲山陵使而乃先靈駕而行爲臣不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辨韓縝挾邪冒寵言甚切宜仁后喜其守正諭令盡言毋有所畏避遷左司諫又論蘇軾試館職發策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臣謂仁宗難名之盛德神考有爲之善志而不當以媮刻爲議論望正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未幾中丞傅堯俞侍御史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后曰詳覽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監司守令言

之非所以諷祖宗也遂止河北饑遣持節行視卽發廩振民而議者以耗先帝積年兵食之蓄改左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拜侍御史論蔡確怨謗之罪確貶新州拜右諫議大夫給事中乞補外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召還復爲給事中坐封還劉摯免相制復落職守毫歲餘徙潞州加集賢院學士鄰境旱饑流民入境者踵接光庭日爲食以食之常至暮自不暇食遂感疾猶自力視事出禱雨拜不能興再宿而卒年五十八紹聖中追貶柳州別駕元符初又停錮其諸子光庭始學於胡瑗瑗告以爲學之本在於忠信故終身行之徽宗立復其官

李琮字獻甫江寧人登進士第調寧國軍推官州歲積穀腐敗轉運使移州散於民俾至秋償新者守將行之琮曰穀不可食強與民責而償之將何以堪持不下守愧謝而止呂公著尹開封薦知陽武縣役法初行琮處畫盡理旁近民相率撾登聞鼓願視以爲則徽宗召對擢利州路江東轉運判官行部至宣城按民田詭稱逃絕者九千戶他縣皆然言於朝命以戶部判官使江浙選彊明吏立賞剔抉吏幸賞以多爲功琮亦因是希進民患苦之得緡錢百餘萬進度支判官領職式於諸道

淮南賦入甲它部以爲轉運副使徙梓州路元祐初言者論其括隱稅之害黜知吉州御史呂陶又言已蜀科折已重琮復強民輸稅且無得以奇數併合人充吝怨於是凡以括田受賞者悉奪之歷相洪潞三州潞有謀亂者爲書期日揭道上部使者聞之懼檄索姦甚亟琮置不問以是日置酒高會訖無他人爲太府卿遷戶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杭州永興軍河南瀛州卒年七十五琮長於吏治而所至主於培克爲士論嗤鄙子回紹興初參知政事

朱壽隆字仲山密州諸城人以蔭知九隴縣吏告民一家七人以火死壽隆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姦逾月獲盜果殺其人而縱火也知宿州宿多劇盜至白晝被甲剽攻郡縣不能制壽隆設方略耳目捕斬千餘人擢提點廣西刑獄嶺外新經儂寇脩營城障貴州虐用其人不能聊生壽隆馳詣州械守送獄奏黜之老稚婦女遭亂流轉不能自還者檄所在資送其還舊制溪蠻侵暴羈靡州雖殺人無得讐報壽隆請聽相償蠻始畏戢歷鹽鐵度支判官夔路轉運使巴峽地隘民困於役免其不應法者千五百人復爲鹽鐵判官京東轉運使賜三品服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爲田

僕舉貧立息官爲置籍索之貧富交利以少府監知揚州卒年六十八壽隆爲人和厚接談怡怡必當於理而不屈於權貴狄青討賊欲殺裨將不用命者數人壽隆極論罪不當死孫沔在坐曰儂賊害民萬計此何足惜壽隆曰王師之來以除民害顧可效賊爲暴耶青感其言而止

盧士宏字子高新鄭人以父任屢更州縣所至著清名知信陽軍官捕爲妖術者餘黨懼及羣聚山谷間士宏請減其罪招之卽相率歸命徙知漢州校實民產使力役不濫人德之又知洋州先是圭田多虛籍士宏考焚令隨實以輸自部使者而下皆十損七八文彥博抱拯以廉能薦由三司開折司擢夔州路轉運使遂知廣州或傳安南舟數百泊海中將爲寇嶺徼驚楫士宏灼其非是日從賓客宴遊爲樂民賴以安受代還引疾丐便郡知鄭州未幾以光祿卿致仕卒年七十三凡衣衾棺槨之制皆有遺命戒諸子勿爲銘誌

覃煦字孟陽平原人舉進士知洛陽縣民以妖幻傳相教授煦迹捕戮三十餘人當得上賞不肯言轉知昌州時詔城蜀治煦以蜀地負山帶江一旦毀籬垣而興板築其費巨萬非民力所堪請但築子城轉運使卽移諸

郡如其議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
之食甲食之既乙不下咽執而訊之果殺人者爲御史
臺推直官江南人誣轉運使呂昌齡以賄中丞張昇訊
而論之鞫未就敕煦往治煦不肯阿其長卒直昌齡乞
外遷知濮合二州合居涪漢間夏秋患於淫潦煦築東
隄以禦之赤水縣鹽井涸奏蠲其賦累官光祿卿卒年
七十七煦友愛兄熙嘗歐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
親老仰兄以養義當代之死卽趨詣闕所以待捕已而
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輟訟

楊仲元字舜明管城人第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

拒之曰邑未嘗旱校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
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校吏非他
寔仲元也竟免其稅知澤州沁水縣民持物來輸者視
其價稍增之餘則下其估官有所須不強賦民聽以所
有與官爲入度相當則止率常先辦河外用兵督餉轉
西界夕宿洪谷口仲元相其地乃寇所由徑路亟命去
之民以困乏爲辭不聽寇果夜出劫諸部沁水獨免後
二十年其子過縣父老拜泣曰河西之役非公無今日
矣初軍期尚緩而仲元督行良急至則芻糧有不集者
皆可賤市後期者物數倍其價民始知其爲利州買羊

斂民差出錢帛滋蔓病民爲甚仲元更其令戶纔費錢百又遣吏市羔於他所明年以供州不科一錢徙知鄖鄉縣宰相張士遜先瑩隸境內將屬之召不往至則按籍均役之雖堂帖求免不爲減歷知光虔號三州官光祿卿改中散大夫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怒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報國耳卒年七十五

余良肱字康臣洪州分寧人第進士調荆南司理參軍屬縣捕得殺人者旣自誣服良肱視驗屍與刃疑之曰豈有刃盈尺而傷不及寸乎白府請自捕逮未幾更獲

真殺人者民有夫財物逾十萬逮平民數十人方暑榜掠號呼聞于外或有附吏耳語良肱陰知其爲盜亟捕詰之賊盡得改大理寺丞出知湘陰縣縣連來數千石歲責里胥代輸良肱論列之遂蠲其籍通判杭州江湖善溢漂官民廬舍良肱壘石隄二十里障之潮不爲害時王陶爲屬官常以氣犯府帥吏或訐陶帥挾憾欲按之良肱不可曰使陶以罪去是以直不容也帥遂已後陶官于朝果以直聞知虔州士大夫死嶺外者輒車自虔出多弱子寡婦良肱悉力振護孤女無所依者出俸錢嫁之以母老得知南康軍丁母憂服除爲三司使判

官方關陝用兵朝議貸在京民錢良肱力爭之會大臣亦以爲言議遂格內府出腐幣售三司三司吏將受之良肱獨曰若賦諸軍軍且怨不則貨諸民民且病請付文思以奉帷幄改知明州朝廷方治汴渠留提舉汴河司汴水澱淤流且緩執政主挾河議良肱謂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方冬水涸宜自京左浚治以及畿右三年可使水復行地中弗聽又議伐汴隄木以資狹河良肱言自泗至京千餘里江淮漕卒接踵者行多病賜藉蔭以休又其根盤錯與隄爲固伐之不便屢爭不能得迺請不與其事執政雖怒竟不爲屈改太常少卿知潤州

遷光祿卿知宣州治爲江東最請老提舉洪州至隆觀卒年八十一七子卞爽最知名卞字洪範爽字荀龍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爽博學多大畧累爲唐州判官湖北安撫司勾當機宜文字討叛蠻有功知沅州蠻殺沿邊巡檢卞設方略復平之加奉議郎先是良肱爲鼎州推官五溪蠻叛良肱運糧境上周知其利害上書言此彈丸地不足煩朝廷費不如棄與而就撫之當時是其議未果棄也及蠻叛斷渠陽道振官軍不得進卞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卽授卞節制諸將陰選死士三千人夜銜枚繞出賊背伐山開道漏未盡數刻入渠陽黎明整

衆出賊大駭盡銳來戰奮擊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遇
七敗斬首數千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爲砦盡拔
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徽宗卽位復奉
議郎管勾玉隆觀未幾復渠陽爲靖州又論前事免終
於家爽尚氣自信不少貶以合世應元豐詔上便宜十
五事言過剴切元祐末爽復極言請太皇太后還政事
章惇憾爽不附已乃擿其言爲謗訕以瀛州防禦推官
除名竄封州久之起知明州未行以言者罷監東嶽廟
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潘夙字伯恭鄭王美從孫也天聖中上書論時政授仁

壽主簿久之知韶州擢江西轉運判官提點廣西湖北
刑獄邵州蠻叛湖南騷動遷轉運使專制蠻事親督兵
破其圍峒九十徙知滑州改湖北轉運使知桂州坐在
湖北時匿名書誣判官韓繹謫監隨州酒稅起知光化
軍大臣以將帥才舉之易端州刺史再遷徙鄜州召對
訪交廣事稱旨還司封郎中直昭文館復知桂州交人
敗於占城僞表稱賀以爲大捷神宗詔之曰智高之難
方二十年中人之情燕安忽事直謂山僻蠻獠無可慮
之理殊不思禍生於所忽唐六詔爲中國患此前事之
師也卿本將家子寄要蕃宜體朕意悉心經度夙遂上

書陳交趾可取狀且將廢兵未報而徙河北轉運使歷
度支鹽鐵副使知河中府章惇察訪荆湖討南北江蠻
徙陳夙憂邊狀以知潭州再遷光祿卿知荆南鄂州卒
年七十

論曰士之官斯世有一善可稱致生民咸被其澤於無
窮者故州郡之寄爲尤重張田免禁兵毒於瘴癘士宏
考圭田出於實輸朱景父子謹載煦渙士宏壽隆輩皆
有德在民竹元不以私怒加人良肱明於折獄夙以將
家子而能留心邊務用當其材舉能其官若琮也雖長
於吏治而所至培剋君子奚取焉 宋史卷三百三十三終

宋史卷三百三十四

列傳第九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桂國魯國軍器中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載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載

徐禧

李稷附

高永能

沈起

劉葵

熊本

蕭庄

陶弼

林廣

徐禧字德占洪州分寧人少有志度博覽周游以求知
古今事變風俗利疚不事科舉熙寧初王安石行新法
禧作治策二十四篇以獻時呂惠卿領脩撰經義局遂

以布衣克檢討神宗見其所上策曰禧言朝廷用經術
變士十已八九然竊襲人之語不求心通者相半此言
是也宜試於有用之地卽授鎮安軍節度推官中書戶
房習學公事歲餘召對顧問久之曰朕多銳人未見有
如卿者擢太子中允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與中丞
鄧綰知諫院范百祿雜治趙世居獄李士寧者挾術出
入貴人間嘗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
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
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爲至寶之祥及鞫世
居得之逮捕士寧而宰相王安石故與士寧善百祿劾
士寧以妖妄惑世居致不軌禧奏士寧遺康詩實仁宗
製今獄官以爲反臣不敢同百祿言士寧有可死之狀
禧故出之以媚大臣朝廷以御史雜知樞密承旨參治
而百祿坐報上不實貶進禧集賢校理檢正禮房安石
與惠卿交惡鄧綰言惠卿昔居父喪嘗貸華亭富人錢
五百萬買田事詔禧參鞫禧陰右惠卿綰劾之會綰貶
官獄亦解禧出爲荆湖北路轉運副使元豐初召知諫
院惠卿在廊延欲更蕃漢兵戰守條約諸老將不謂然
帝頗采聽將推其法於他路遣禧往經畫禧是惠卿議
涓帥蔡延慶亦以爲不然帝召延慶還加禧直龍圖閣

使往代以母憂不行服除召試知制誥兼御史中丞官制行罷知制誥專爲中丞鄧綰守長安禧疏其過帝知其以惠卿故雖改綰青州亦左遷禧給事中种諤西討得銀夏宥三州而不能守延師沈括欲盡城橫山瞰平夏城永樂詔禧與內侍李舜舉往相其事令括總兵以從李稷主餽餉禧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爲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實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竊惟銀夏宥三州陷沒百年一日興復於邊將事功實爲俊偉軍鋒士氣固已百倍但建州之始煩費不貲若選擇要會建置堡柵名雖非州實有其

地舊來疆塞乃在腹心已與沈括議築砦各六砦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萬遂城永樂十四日而成禧括舜舉還米脂明日夏兵數千騎趨新城禧亟往視之或說禧曰初被詔相城禦寇非職也禧不聽與舜舉俱行括獨守米脂先是种諤還自京師極言城永樂非計禧怒變色謂諤曰君獨不畏死乎敢誤成事諤曰城之必敗敗則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喪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度不可屈奏諤跋扈異議詔諤守延州夏兵二十萬屯涇原北聞城永樂卽來爭邊人馳告者十數禧等皆不

之信曰彼若卽來是吾立功取富貴之秋也禧亟赴之
大將高永亨曰城小人寡又無水不可守禧以爲沮衆
欲斬之旣而械送延獄北至夏兵傾國而至永亨兄永
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禧
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分陣迭攻抵城下曲珍
兵陳於水際官軍不利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
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柰
何遇敵不戰先自退邪俄夏騎卒度水犯陳鄜延選鋒
軍最爲驍銳皆一當百銀槍錦襖光彩耀日先接戰而
敗奔入城蹂後陳夏人乘之師大潰死及棄甲南奔者
幾半珍與殘兵入城崖峻徑窄騎卒緣崖而上喪馬八
千匹遂受圍水砦爲夏人所據掘井不及泉士卒渴死
者大半夏人蟻附登城尚扶劒拒鬪珍度不可敵又白
禧請突圍而南永能亦勸李稷盡捐金帛募死士力戰
以出皆不聽戊戌夜大雨城陷四將走免禧舜舉稷死
之永能沒於陳初括奏夏兵來逼城見官兵整故還帝
曰括料敵疎矣彼來未出戰豈肯遽退邪必有大兵在
後已而果然帝聞禧等死涕泣悲憤爲之不食贈禧金
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諡曰忠愍官其家二十人稷工
部侍郎官其家十二人禧疎曠有膽畧好談兵每云西

北可唾手取恨將帥怯爾呂惠卿力引之故不次用自
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沈括種諤陳進
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猝與強虜遇至於
覆沒自是之後帝始知邊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
復用兵無意於西伐矣子俯自有傳

李稷字長卿邛州人父絢龍圖閣直學士稷用蔭歷管
庫權河北西路轉運判官脩拓深趙邢三州城役無愆
素然峭刻嚴忍察訪使者以爲言都水丞程昉亦訴其
越職詔令件析御史周尹又論稷父死二十年不葬僅
徙東路俄提舉蜀部茶場用兩歲羨課七十六萬緡擢

鹽鐵判官詔推揚其功以勸在位遂爲陝西轉運使制
置解鹽秦民作舍道傍者創使納侵銜錢一路擾然與
李察皆以苛暴著稱時人語曰寧逢黑殺莫逢稷察種
諤起與靈議稷聞之亦上言可令邊面諸將各出兵撓
之使不得耕種則其國必困國困衆離取可決也及出
境稷督餉民苦摺運多散逸稷令騎士執之斷其足筋
宛轉山谷間凡數十人累日乃得死始稷受旨得斬郡
守以下於是上下相臨以峻法雖小吏護丁夫亦顛戮
不請軍食竟不繼諤謀斬稷客呂大鈞引義貴之復使
還取糧旣集諤猶宣言稷乏軍興致大功不就至削兩

秩貶爲判官永樂旣城稷輦金銀鈔帛充物其中欲夸示徐禧以爲城甫就而中已實積金旣多故受圍愈急而稷守之不敢去以及於難李舜舉別有傳

高永能字君舉世爲綏州人初伯祖文岷舉州來歸卽拜團練使已而棄之北遷其祖父王獨留居延州至永能始家青澗少有勇力善騎射由行伍補殿侍稍遷供奉官种諤取綏州發永能兵六千先驅入囉兀五戰皆捷轉供備庫副使治綏德城闢地四千頃增戶千三百卽知城事元豐初爲鄜延都監秋大稔夏人屯一千騎於大會平將取稼永能簡精騎突過其營騎卒驚潰獲

鈴轄二人轉六宅使夏人患之令曰有得高六宅者賞金等其身經畧使呂惠卿行邊永能伏騎谷中以備侵軼邊騎果至馳出擊走之夏兵二萬犯當川堡永能以千騎與相遇度不能支依險設疑兵且闚且卻而令後騎揚塵若援兵至者奮而前遂解去擢本路鈴轄四年西討永能爲前鋒圍米脂城邊人十萬來援永能謂弟永亨曰彼恃衆集易吾軍營當大川宜嚴陳待其至張左右翼擊之可破也詰旦鏖戰於無定河斬首數千級得馬三千橐駝牛羊萬計城猶未下密遣諜說降其東壁守將衣以文錦導以鼓吹耀諸城下酋令介訛遇乃

出降進東上閣門使寧州刺史以年請老不許又進四方館使榮州團練使永樂之役獻謀皆不用城既陷其孫昌裔欲拔之從間道出永能歎曰吾結髮從事西羌戰未嘗挫今年已七十受國大恩恨無以報此吾死所也顧易一卒敝衣戰而死其子世亮與昌裔求得尸以歸詔贈房州觀察使錄其子世亮爲志州刺史諸孫皆侍禁殿直永能家世州將所領多故部曲拊之有思惠遇敵則身先之下有傷者載以已副馬故能得士死力遠近喜言其事稱之曰老高及死邊人無不痛惜嘗遇其遠祖唐綏州刺史思祥淘沙川廟得畫像及神道碑

上之詔卽所在賜田三十頃以奉祭祀永能之亡延州將皇城使寇偉亦力戰而沒贈均州防禦使

沈起字興宗明州鄭人進士高第調滁州判官與監真州轉般倉聞父病委官歸侍以喪免有司劾其擅去終喪薦書應格當遷用帝謂輔臣曰觀過知仁今由父疾而致罪何以厚風教而勸天下之爲人子者乃特遷之知海門縣縣負海地卑間歲海潮至冒民田舍民徙以避棄其業起爲築隄百里引江水灌溉其中田益闢民相率以歸至立祠以報御中中丞包拯舉爲監察御史吏部格選吏以贓私絀法無輕重終身不遷起論其情

可矜者可限年叙用遂著爲令立縣令考課法設河渠
司領諸道水政乞采漢故事擇卿大夫子弟入宿衛選
賢良文學高第給事官必曰勿專任宦官宗室祖免親令
補外官復府兵汰冗卒書百數十上以論興國鐵官事不
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蘄林定二州京東歲饑盜起除提點
刑獄至則開首贖法攜其伍盜內自蹊疑轉相束縛唯
恐後改開封府判官爲湖南轉運使凡羽毛筋革舟楫
竹箭之材多出所部取於民無制吏挾爲姦起會其當
用自與商人貿易所省什六七召爲三司鹽鐵副使直
舍人院熙寧三年韓終心使陝西加起集賢殿脩撰陝西

都轉運使慶州軍變將心長安起率兵討平之會韓終
城綏州不利起亦罷知心寧府入知吏部流內銓奉使
契丹至王庭其位著乃西夏使等起曰彼陪臣爾不當
與王人齒辭不就列遂升東朝使者自是爲定制六年
拜天章閣待制知桂州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王韶
以熙河進章惇熊本亦因此求奮是時議者言交趾可
取朝廷命蕭注守桂經畧心之注蓋造謀者也至是復以
爲難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遂一
意事攻討妄言密受旨摺令疆吏入溪洞點集土丁爲
保伍授以陣圖使歲時建習繼命指使因督餉鹽之海

濱集舟師寓教水戰故時交人與州縣貿易悉禁止之
於是交趾益貳大集兵丁謀入寇蘇緘知邕州以書抵
起請止保甲罷水運通市起不聽劾緘沮議起坐邊
議罷命劉彝代之以守廣日過絕其表疏於是交人疑
懼率衆犯境連陷廉白欽邕四州死者數十萬人事聞
貶起團練使安置郢州徙越又徙秀而卒起生平喜談
兵嘗以兵法謁范仲淹仲淹器其材註孫武書以自見
卒用此敗

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介特居鄉以行義稱從胡瑗學
瑗稱其善治水凡所立綱紀規式彝力居多第進士爲

邵武尉調高郵簿移荆山令治簿書恤孤寡作陂池教
種藝平賦役抑姦猾凡所以惠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
事曰曰治築熙寧初爲制置三司條例官屬以言新法
非便罷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
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啓楊橋斗門水卽退爲兩浙
轉運判官知處州俗尚巫鬼不事醫藥彝著正俗方以
訓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醫易業俗遂變加直史館
知桂州禁與交人互市交趾陷欽廉邕三州坐貶均州
團練副使安置隨州又除名爲民編隸涪州徙襄州元
祐初復以都水丞召還病卒於道年七十著七經中義

百七十卷明善集三十卷居陽集三十卷

論曰兵凶器也雖聖人猶曰未學輕敵寡謀鮮有不自焚者永樂之陷安南之畔死者百萬罹禍甚慘良由數人者不自量度以開邊釁禧稷永能之死宜矣起執議益堅妄意輕舉雖貶官莫贖其責彛不能行所學而規規然蹈前車之轍以濟其過焉得無罪

熊本字伯通番陽人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進士上第爲撫州軍事判官稍遷祕書丞知建德縣縣令項包魚池爲圭田本弛以與民熙寧初上書言陛下師用賢傑改修法度得稷高臯夔之佐由是提舉淮南常

平檢正中書禮房事六年瀘川羅晏夷叛詔察訪梓夔得以便宜治夷事本嘗通判戎州習其俗謂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爲鄉導爾以計致之百餘人臯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本請于朝竊以刺史巡檢之秩明示勸賞皆踴躍順命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衆發黔南義軍强弩遣大將王宣賈昌言率以進討賊悉力旅拒救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乞降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蹄之公上受貢職於是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從風而靡願世爲漢官奴遷刑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同判司農寺神宗勞之曰卿不傷

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儻
焉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蠻中始此蔡京時爲秀州判官
本言其學行純茂練習新法薦爲幹當公事河湟初復
本爲秦鳳路都轉運使熙河法禁闢畧蓄積不支歲月
本奏省冗官百四十員歲減浮費數十萬渝州南川獠
木斗叛詔本安撫本進營銅佛垵抗其尤焚積聚以破
其黨木斗氣索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堡建
銅佛垵爲南平軍初熟僚王仁貴以木斗親繫獄本釋
其縛置麾下至是推鋒先登大臣議加本天章閣待制
帝曰本之文朕所自知當典書命遂知制誥帝數稱其

文有體命院吏別錄以進又上疏云天下之治有因有
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議者猥用持盈守成之說文苟
簡因循之治天下之吏因以安嘗習故爲俗奮言納忠
者悠悠之徒相與感額盱衡而詆罵之陛下出大號發
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圜
視四起交驩而合譟或評於廷或謗於市或投劾引去
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
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譟謹之衆有以窺其間
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幸甚本之意專以媚王安石
也范子淵創浚河之役文彥博爭之命本行視議如彥

博安石白出本分司西京居三年起知滁州改廣州召
爲工部侍郎宜州蠻擾邊道除龍圖閣待制知桂州至
則諭溪洞酋長戒邊吏勿生事請選將練兵代戍益市
馬以足騎兵宜州遂無事民蔡寶珍扇龍蕃與峒戶相
仇殺欲引兵致討以爲功本質之色動縛而投之海蠻
夷以爲神謀告交人明年將入寇使者實其言詔訪本
曰使者在道安得此藉使有謀何自先知之已而果妄
是時旣以順州賜李乾德疆畫未正交人緣是輒暴勿
陽地而逐儂智會智會來乞師本檄問狀乾德歛兵謝
本因請以宿桑八洞不毛之地賜之南荒遂安轉運判

官許彥先議通湖南鹽於西廣計口授民度可得息三
十萬本言桂管民貧地瘠恐不堪命議遂格入爲吏部
侍郎踰年力請外仍待制知洪州言者謂本棄八洞爲
失謀奪一官徙杭州江寧府再知洪州召還卒於道有
文集奏議共八十卷

蕭注字巖夫臨江新喻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常言
四方有事吾將兵數萬鼓行其間戰必勝攻必取豈不
快哉舉進士攝廣州番禺令儂智高圍州數月方舟數
百攻城南勢危甚注自圍中出募海濱壯士得二千人
乘大舶集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卽日發

縣門納援兵民持牛酒芻糧相繼入城中人始有生意自是每戰以勝歸蔣偕上其功擢禮賓副使廣南駐泊都監賊還據邕管余靖患其嘯誘諸洞以屬注注挺身入蠻中施結恩信狄青師次賓州召會諸將疑注倚賊聲勢爲姦利欲誅之注覺託爲游辭不肯往賊破青始聞注前功以知邕州知高走大理國母與一弟寓特磨道注帥師往討獲一裨將引致臥內與之語具得賊情悉擒送闕下拜西上閣門副使募死士使入大理取智高至則已爲其國所殺函首歸獻轉爲使居邕數年陰以利啗廣源羣蠻密繕兵甲乃上疏曰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常以蠶食王土爲事往天聖中鄭天益爲轉運使嘗責其擅賦雲河洞今雲河乃落蠻數百里蓋年侵歲吞馴致於是臣已盡得其要領周知其要害今不取異日必爲中國憂願馳至京師面陳方畧未報而甲洞申紹恭犯西平五將被害諫官論注不法致寇罷爲荆南鈐轄提點刑獄李師中又劾其沮威嗜利畧智高闕民爲奴發洞丁采黃金無帳籍可考中使按驗頗有實貶泰州團練副使淮南轉運使言注權牛屠狗招集游士部勒爲兵教之騎射請徙大州廢縻之詔改鎮南軍節度副使近臣有訟注廣州功者起爲右監門將軍

邠州都監熙寧初以禮賓使知寧州環慶李信之敗列城皆堅壁注獨啓關夜宴如平時復閣門使管幹麟府軍馬辭云身本書生差長拊納不閑戰鬪懼無以集事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注知桂州入覲神宗問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是時溪洞之兵一可當十器甲堅利親信之人皆可指呼而使今兩者不如昔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之兵不滿萬妄也既至桂種曾皆來謁注延訪山川曲折老幼安否均得其驩心故李乾德動息必知之然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會沈起以平蠻自任帝使代注而罷注歸卒

于道年六十一詔優錄其子賻絹三百注有膽氣嗜殺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注韓絳爲安撫使施設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果如卿言絳必成功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惟氣和能養萬物爾王韶爲建昌參軍注曰君他日類孫沔但壽不及後皆如其言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倣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竝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闔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兩岸泥土拔又出大雲倉卒

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其異之一見丁謂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橫慶曆中楊畋討湖南徃弼上謁畋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功得陽朔主簿儂智高犯南海畋爲安撫使辟參軍謀使下英江會諸將議擊未至智高解去弼舍舟從其徒數十人間關步山赴畋次臨賀大將蔣偕適戰死餘衆畏亡將被誅多降賊弼數與之遇亟矯畋命揭榜道上諭使歸許以不死凡得千五百人府罷調賜朔令課民植木官道旁夾數百里自是行者無夏秋暑暵之苦它郡縣悉效之攝興安令移書說桂守蕭固浚靈渠以通漕不聽至李師中卒浚之師征安南餽餉於是乎出大爲民利知賓客欽三州換崇儀副使遷爲使知邕州邕經儂寇井隧蕩然人不樂其生弼綏輯惠養至忘其勤諸洞獻土物求內附弼降意撫答謝其贄皆感悅無犯邊者邕地卑下水易集夏大雨彌月弼登城以望三邊皆漫爲陂澤亟窒垠江三門諭兵民卽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甬召僚吏賦役爲土囊千餘置道上水果從竇入隨塞之城雖不壞而人皆乏食則爲發廩以振於內方舟以饁於外水不及女墻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亡自橫潯以東數州皆沒弼久於

邕請便郡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爲辰州遷皇城使降北江彭師宴授忠州刺史郭達南征轉弼康州團練使復知邕州民再罹禍亂散匿山谷弼率百騎深入左江峒民知其至扶老携幼以歸達帥官軍臨富良江使弼殿交人納款達欲班師恐爲所襲乃以計夜起軍不整騎步相蹈藉亂行賊隔江陵伺覘知弼殿弗敢追弼申令帳下毋動遲明結隊徐行達賴以善還建所得廣源峒爲順州枕榔爲縣進弼西上閤門使留知順州州去邕二千里多毒草瘴霧戍卒死者什七八弼亦疾甚然蚤莫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士莫不感泣疆奮起爲用交人襲取枕榔楊聲欲圖州獨難弼素得人
心賊動息皆先知獲間諜不殺諭以逆順縱之去恩威兩施以是終弼在不敢犯加東上閤門使未拜而卒詔錄其家五人弼能爲詩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
家至貧不恤也旣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
林廣菜州人以捧日軍卒爲行門授內殿崇班從環慶
蔡挺麾下李諒祚寇大順城廣射中之李信貶於荔原
廣引兵西入破十二盤攻白豹金湯皆先登夜過洛河
夏人來襲廣揚聲選强弩列岸側實捲甲疾趨夏人疑
不敢渡嘗護中使臨邊將及烏鷄川遽率衆循山行道

遇熟羌以險告廣不答夏人果伏兵於川計不行而去告者乃謀也夏人圍桑遠城廣止守戒士卒卽有變毋得輕動火夜起積薪中衆屯守自若明日敵至馬平川大持攻具來廣被甲啓他門鼓而出若將奪其馬敵舍城救馬廣復入益脩守備夜募死士斫其營夏人數失利始引退累遷禮賓使韓絳奏爲本道將慶兵據此城叛廣在南城望其衆進退不一曰是不舉軍亂也挺身縱城出其後諭以逆順皆投兵聽命出者才三百人廣語餘衆曰亂者去矣汝曹事我久能聽命不唯得活仍有功得百餘人激厲要束使反攻城下兵禽戮皆盡

遂平此城出追亂者至石門山與之遇諭之不肯降縱兵尾擊敵知不得免始請命廣曰不從吾言今窘而就死非降也悉斬之遷木路都監詔入對神宗獎金湯石門之功慰賜甚厚將使開熙河辭以不習洮隴事乃遷鈐轄使還徙鄜延攻踏白城功最遷皇城使進討洮羌加帝御器械環慶副都總管安南用師詣闕請行帝曰南方卑濕知卿病足西邊方開拓宜復歸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刺史邊臣或言往者劉平因救鄰道戰沒今宜罷援兵廣曰此乃制賊長計也使賊悉力寇一路而他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爲已平之所以敗

非出援罪乃止再轉步軍都虞候韓存寶討瀘蠻乞第
逗橈不進詔廣代之廣至閱兵合將蒐人材勇怯三分
之日夕肄習間椎牛享犒士心皆奮遣使開曉乞第仍
索所亡卒乞第歸卒七人奏書降而身不至乃決策深
入陳師瀘水率將吏東鄉再拜誓之曰朝廷以存寶用
兵亡狀使我代之要以必禽渠魁令孤軍遠略久駐賊
境退則爲戮冒死一戰勝負未可知縱死猶有賞愈於
退而死也與汝等戮力而進可乎衆皆踴躍廣挾所得
渠帥及質子在軍而令以次會護餉以是人善道而無
鈔畧之患師行有二途從納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

抵樂共填遠而平蠻意官車必出江門盛兵阻隘而師
趨樂共蠻不能支皆遁去廣分兵繞帽溪掩江門後破
其險水陸皆通行益前進每戰必捷次落婆遠乞第遣
叔父阿汝約降求退舍又約不解甲廣策其有異除阜
爲壇距中軍五十步且設伏明日乞第擁千人出降置
弩士羣裘猶豫不前謝恩廣發伏擊之蠻奔潰斬阿汝
及大會二十八人乞第以所乘馬授弟阿字大將王光
祖追斬之軍中爭其尸乞第得隨江橋下脫走得其種
落三萬進次歸徠州窮探巢穴發故酋甫望箇怒塚天
寒士多墮指而乞第意不可得監軍先受密詔聽引兵

還遂班師拜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西兵未解上疏
來面陳方略及入見言韓存寶雖有罪功亦多以今日
朝廷待諸將存寶不至死廣還部至闕鄉疽發斷頸卒
年四十八廣爲人有風義輕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臨
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
列上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秉常母梁氏將內
侮論中國將帥獨畏廣聞其南征乃舉兵然在瀘以敕
書招蠻旣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適被惡疾死或以爲殺
降之報云

論曰宋太宗旣厭兵一意安邊息民海內大治真宗仁
宗深仁厚澤涵煦生民然仁文有餘義武不足蓋是時
中國之人不見兵革之日久矣於是契丹西夏起爲邊
患乃不吝繒帛以成和好神宗撫承平之運銳焉有爲
積財練兵志在刷耻故一時材智之士各得暴其所長
以興立事功若熊本蕭注陶弼林廣實然本注起身科
第弼能詩好士廣學通左氏春秋昔孫權勸呂蒙學文
武豈二致哉本上書以媚時相廣之征蠻發塚殺降君
子疵之

宋史卷二百三十四終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

列傳第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种世衡子古諱詎孫林師道領中

种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拊其
貴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而已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
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
法當徙遁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

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
正章獻后嫺家也所爲不法嘗干世衡以私不聽蒙正
怒乃誘知謙訟寃而陰助之世衡坐流竇州徙汝州弟
世材上一官以贖爲孟州司馬久之龍圖閣直學士李
紘爲辨其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監隨州
酒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
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與之以
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
夏之舊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
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于石

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
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二千頃募商
賈貸以本錢使通貨贏其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
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會客飲有得敵情來告者卽
以飲器予之繇是屬羌皆樂爲用再遷洛苑副使知環
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疆未嘗出謁郡守聞世
衡至遠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
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
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
不能至世衡蹙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

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
最強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旣而世衡起入內
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
恩慙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
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有兀二族世衡招之
不至卽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
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葛懷敏敗率
羌兵數千人以援涇原無敢後者嘗課吏民射有過失
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
人人自厲皆精於射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

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
世衡時臥病卽起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初
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陵遇乞兄
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慶曆
二年鄜延經略使龐籍兩爲保安軍守劉拯書賂蕃部
破丑以達野利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
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陵令浪理賞乞媚娘等三
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
間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趨勇善
騎射習知蕃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爲鄉導數盪

族帳奏以爲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爲蠟書遣嵩遺剛浪陵言浪理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陵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剛浪陵貳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奔中使其臣李文貴以剛浪陵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拊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世衡聞野利兄弟已誅爲文越境祭之籍疏嵩勞具

言元昊未通時世衡畫策遣嵩冒艱險間其君臣遂成猜貳因此與中國通請優進嵩官遷三班奉職後嵩因對自陳又進侍禁閣門祇候世衡死籍爲樞密使世衡子古上書訟父功爲籍所抑古復上書遂贈世衡成州團練使詔流內銓授古大縣簿尉押還本貫籍旣罷古復辯理下御史考驗以籍前奏王嵩疏爲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從官便郡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以故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澗及環人皆畫象祠之千古謬診皆有將材關中號曰

三種誼其幼子也孫朴師道師中

古字大質少慕從祖放爲人不事科舉當任官辭以與弟時稱小隱君世衡卒錄古爲天興尉累轉西京左藏庫副使涇源路都監知原州羌人犯塞古禦之斬級數百築城鎮戎之北以據要害神宗召對遷通事舍人官其三弟與弟診破環州折蓋會斬首二千級遷西上閣門副使民有損直鬻田於熟羌以避役者古按其狀得良田三千頃丁四千悉刺爲民兵歷環慶永興軍路鈐轄坐訟范純仁不當奪一官知寧州徙鎮戎軍熙河師十萬道境上湏芻糧僚佐以他路爲言古曰均王師也

命給之又徙鄜隰二州卒年七十古明達孝義弟諤坐擅興繫獄乞納官贖其罪世衡遺張問田千畝問返之而世衡死古終不復受然世衡受知於范仲淹因立青澗功而古以私憾訟純仁士論少之

諤字子正以父任累官左藏庫副使延帥陸詵薦知青澗城夏酋令陵內附詵恐生事欲弗納諤請納之夏人來索訪問所以報諤曰必欲令陵當以景詢來易乃止詢者中國亡命至彼者也夏將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其弟夷山先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之賂以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而許降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卽以聞詔

轉運使薛向及陸詵委諤招納諤不待報悉起所部兵
長驅而前圍其帳名山驚援捨欲鬪夷山呼曰兄已約
降何爲如是文喜因出所受金盃示之名山投槍哭遂
舉衆從諤而南得酋領三百戶萬五千兵萬人將築城
詵以無詔出師召諤還軍次懷遠晨起方櫛敵四萬衆
全集傅城而陳諤開門以待使名山帥新附百餘人挑
戰諤兵繼之鼓行而出至晉祠據險使偏將燕達劉南
爲兩翼身爲中軍乃閉壘悉老弱乘城鼓譟以疑賊已
而合戰追擊二十里俘馘甚衆遂城綏州詵劾諤擅興
且不稟節制欲捕治未果而詵徙秦言者父攻之遂下

吏貶秩四等安置隨州會侯可以言水利入見神宗問
其事對曰种諤奉密旨取綏而獲罪後何以使人帝亦
悔復其官韓絳宣撫陝西用爲鄜延鈐轄絳城囉兀規
橫山令諤將兵二萬出無定川命諸將皆受節度起河
東兵會銀州城成而慶卒叛詔罷師棄囉兀責授汝州
團練副使再貶賀州別駕移單州又移華州絳再相訟
其前功復禮賓副使知岷州董氊將鬼章聚兵于洮岷
新羌多叛諤討襲誅之從李憲出塞收洮州下逋宗講
珠東宜諸城掩擊至大河斬首七千級遷東上閣門使
文州刺史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上言夏主秉常爲其

母所囚可急因本路官擣其巢穴遂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乘常孺子臣往持其臂以來耳帝壯之決意西討以爲經略安撫副使諸將悉聽節制諤卽次境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敵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介訛遇捷書聞帝大喜羣臣稱賀遣中使諭獎而罷中正諤留千人守米脂進次銀石夏州不見敵始被詔當會靈武諤迂枉不進士卒饑憊欲以糧運不繼歸罪轉運使李稷駐軍麻家平大校劉歸仁以衆潰詔令班師猶遷鳳

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諤謀據橫山之志未已遣子朴上其策帝召朴問狀擢爲閤門祗候將進城橫山命徐禧李舜舉使鄜延計議諤言橫山延袤千里多馬宜稼人物勁悍善戰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持以爲生其城壘皆控險足以守禦今之興功當自銀州始其次遷宥州又其次脩夏州三郡鼎峙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又其次脩鹽州則橫山疆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而禧與沈括定議移銀州城永樂與諤始謀異乃奏留諤守延旣而永樂受圍諤觀望不救帝冀其後效置不問且虞賊

至就命知延州疽發背卒年五十七諤善馭士卒臨敵出奇戰必勝然詐誕殘忍左右有犯立斬或先剗肺肝坐者掩面諤飲食自若敵亦畏其敢戰故數有功李穰之餽軍也旦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諤呼問吏曰軍有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卽叱斬之穰惶怖遽出嘗渡河猝遇敵給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亟趨大軍客信之敵以爲諤追之幾不免自熙寧首開綏州後再舉西征皆其兆謀卒致永樂之禍議者謂諤不死邊事不已

諤字壽翁熙寧中吉入對神宗問其家世命諤以官從高遵裕復洮岷又平山後羌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爲回枉以夸險遠諤固習其地里諤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便道鬼章怒脅以兵諤聲氣不動卒改塗外爲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累轉西京使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爲內應諤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詔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諤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諤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

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
戲問之曰別後安否不能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
日果爲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拜西
上閣門使康州刺史徙知鄜州夏人犯延安趙尙使誼
統諸將敵聞誼至皆潰去延人謂得誼勝精兵二十萬
進熙河鈐轄知蘭州蘭與通遠皆絕塞中間保障不相
接腴田多棄不耕誼請城李諾平以扼衝要會遷東上
閣門使保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誼倜儻有氣節喜讀
書莅軍整嚴令一下死不敢避遇敵度不勝不出故每
戰未嘗負敗岷羌酋包順包誠恃功驕恣前守務姑息
誼至厚待之適有小過叱下吏將寘法順誠叩頭伏罪
願效命以贖乃使輸金出之羣羌畏惕及洮州之役二
人功最多

朴以父任右班殿直積勞遷至皇城使昌州刺史徙熙
河蘭會鈐轄兼知河州安撫洮西沿邊公事河南蕃部
叛屬羌阿章率他族拒官軍熙帥胡宗回使朴出討時
朴至州才二日以賊鋒方銳且盛寒欲姑徐之而宗回
馳檄至六七不得已遂出兵羌知朴來伏以待朴遇伏
首尾不相應朴殊死戰爲賊所殺以馬負其尸去羌乘
勝追北師還遇隘壅迫不得行偏將王舜臣者善射以

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人介馬而先舜
臣念此必羌酋之尤桀黠者不先殪之吾軍必盡乃宣
言曰吾令最先行者眉間插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
面餘四人及走矢貫其背萬騎愕眙莫敢前舜臣因得
整衆湏臾羌復來舜臣自申及酉抽矢千餘發無虛者
指裂血流至肘薄暮乃得踰隘將士氣奪無敢復言戰
當是時微舜臣則師殲矣事聞贈朴雄州防禦使官其
後十人

師道字彞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
階爲熙州推官權同谷縣縣吏有田訟彌二年不決師
道繕閱案牘窮日力不竟然所訟止母及兄而已引吏
誥之曰毋兄法可訟乎汝再期擾鄉里足未吏叩頭服
罪通判原州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旨換莊宅
使知德順軍又謂其詆毀先烈罷入黨籍屏廢十年以
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涇原都鈐轄知懷德軍夏國晝境
其人焦彥堅必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
爲正則君家疆土益蹙矣彥堅無以對童貫握兵柄而
西翕張威福見者皆旅拜師道長揖而已召詣闕徽宗
訪以邊事對曰先爲不可勝來則應之妄動生事非計
也貫議徙內郡弓箭手實邊而指爲新邊所募帝復訪

之對曰臣恐動遠之功未立而近擾先及矣帝善其言
賜襲衣金帶以爲提舉秦鳳弓箭手時五路並置官帝
謂曰卿吾所親擢也貫滋不悅師道不敢拜以請得提
舉崇福宮久之知西安州夏人侵定邊築佛口城率師
徃夷之始至渴甚師道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
求之果得水蒲谷累遷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洛州防
禦使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
河師道陳于河許若將決戰者陰遣徧將曲克徑出橫
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
以精甲裹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十級獲橐駝馬牛萬計
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又詔帥陝西河東七路兵征
臧底城期以旬日必克旣薄城下敵守備甚固官軍小
怠列校有據胡床自休者立斬之屍于軍門令曰今日
城不下視此衆股栗譟而登城城卽潰時兵至纔八日
帝得捷書喜進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應道軍承
宣使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
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
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旣次白
溝遼人譟而前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挺自防
賴以不大敗遼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

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密劾其助賊王黼怒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于盧溝帝思其言起爲憲州刺史知環州俄還保靜軍節度使復致仕金人南下趣召之加檢校少保靜難軍山豹林谷聞命卽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

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兩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命尚書右丞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

肩輿入朝金使王洵在廷頡頏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
帝顧笑曰彼爲卿故也京城自受圍諸門盡閉市無薪
菜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出入如常金人有擅過偏將
馬忠軍者忠斬其六人金人來訴師道付以界旗使自
爲制後無有敢越佚者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扼而
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爲山西巨室平仲父古
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以士不得
速戰爲言達于上李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
節度帝曰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秦鳳經略使
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爲緩

竟用平仲所營以及于敗旣敗李邦彥議割三鎮師道
爭之不得李綱罷大學諸生都人伏闕願見种李詔趣
使潭壓師道乘車而來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率
聲喏而散金師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
見帝以爲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難用當使
卿見之令相見於殿門外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急詔
許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談師道始言我衆彼
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持久可
破也翰嘆味其言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尚可用於
是加檢校少師進大尉換節鎮洮軍爲河北河東宣撫

使屯滑州實無兵自隨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
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以示弱格不
用既而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大原陷
又使巡邊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
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十月
卒年六十七帝臨奠哭之勸贈開府儀同三司京師失
守帝搏膺曰不用神師道言以至于此金兵之始退也
師道申前議勸帝乘半濟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國患
故追痛其語建炎中加贈少保諡曰忠憲

師中字端孺歷知環濱邠州慶陽府秦州侍衛步軍馬
軍副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奉寧軍承宣使金人內侵
詔提秦鳳兵入援未至而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
姚古爲河北制置使古援大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或謂
師中自磁相而北金人若下太行則勢不能自還此段
疑師于河上比也時大臣立議矛盾極密主破敵而三
省令護出之師中渡河卽上言粘罕已至澤州臣欲由
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
離不還師中遂出境粘罕至大原悉破諸縣爲鎖城法
困之內外不相通姚古雖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而不
能解圍於是詔師中由并陘道出師與古犄角進次平

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留屯真定時粘罕避暑雲中留
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
之數遣使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
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辨
嚴約古及張灝俱進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五月
抵壽陽之石坑爲金人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去大
原百里而古灝失期不至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
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
神臂弓射退金兵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者纔
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
將諸軍自是氣奪劉韜言師中聞命卽行奮不顧身雖
古忠臣不過也請加優贈以勸死國者詔贈少師諡曰
莊愍

論曰宋懲五季藩鎮之弊稍用逢掖治邊陲領介冑然
兵勢國之大事非素明習而欲應變決策於急遽危難
之際豈不仆哉种氏自世衡立功青澗撫循士卒威動
羌夏諸子俱有將材至師道師中已三世號山西名將
徽宗任宦豎起邊釁師道之言不售卒基南北之禍金
以孤軍深入師道請遲西師之至而擊之長驅上黨師
中欲出其背以揜之可謂至計矣李綱許翰顧以爲怯

緩迫撓動失機會遂至大衄而國隨以敗惜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五終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列傳第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左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載刊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守臣黃汝良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司馬光 子康

呂公著 子希哲

希純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群兒戲于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

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諡文正光言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

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爲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脩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

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荅制策切直考
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
未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
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
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
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
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
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
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卽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
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
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
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
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
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
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
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
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
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旣黜主安得無罪帝

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史諂謹則逐中
執法董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
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
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
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
婦人無諡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
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
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
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

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
贈一代而況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
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
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玉曾清純如
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
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帝疾
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卽奏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
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
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
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

得顧私親王宜隼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
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卽命吏其以手藁爲按旣上與
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
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
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
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
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
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戒
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未節及其桀驁又欲姑息之
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

邊臣皆以生事爲能漸不可長宜勅邊吏疆場細故輒
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
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
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
得珠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于家后還政
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
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佺無功除使相兩
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
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
復爭之國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

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踈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驚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可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克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

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

可復爲臣願俟旣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脩心
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
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
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
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
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出居簡盡罷寄資
者旣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
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
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
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

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穎邸直省官四人爲閣內祇候
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
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
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
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
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
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
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
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
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

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
上尊號光當荅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
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
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
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善爲荅辭以示
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
學士議光與王堉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
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
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

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
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
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
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
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
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
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
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
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
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

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
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
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
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
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
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
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
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
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
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
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
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
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
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
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
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
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
萬斛則省東西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
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

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沟沟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臥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

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歛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筭秋計展轉日滋貧

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
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
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
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
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
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
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
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
爲奇兵調民造乾糲悉脩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
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宜

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
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
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
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克事見克傳蔡天申爲察
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
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
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卽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
善之下天申窘沮卽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
死豫作遺表置臥內卽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
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

師傳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頴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壞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關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採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申圍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兵所欠錢京

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肥豐舊臣多
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
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
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
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
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
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
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
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
請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與

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人
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
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糶糴法兩宮虛已以聽
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
輕生事開邊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躬親
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
爲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
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
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

溫國公祿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戶部侍郎趙瞻
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諡曰文正賜碑
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
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
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晨墓必過
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
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
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
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
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
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
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
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諡卞所立碑而
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
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
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
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
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
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

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光脩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土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爲甚害願及

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余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掄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康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

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交積老矣鄉民聞之
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者
日夜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
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
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
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
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
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
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

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
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
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
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
數月之間剗革略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
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
息驩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
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
宋愍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
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

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爲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爲講學之友後脩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管真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治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

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丁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晦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緘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禰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

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徒光
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
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
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
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
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
入之語則不爲邪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
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
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
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
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
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爲御史中
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
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
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
而生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皆賢而今皆不肖
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
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
語出知穎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
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

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如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

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刑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卽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

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
侵民爲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口久而弊愈深法行
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
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卽位當正始以示天下
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
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
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
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
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
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
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
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
民譴呼鼓舞咸以爲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
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凡士
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
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令
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學
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
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爲言

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
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
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衆莫不歎服吐蕃首領
鬼章青宜結久爲洮河患聞朝廷彌兵省戍陰與夏人
合謀復取熙岷公著白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
將不逾月生致於闕下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
人詩分賜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
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爲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
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
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於
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
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
幸司馬相公旣亡呂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卽
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諡曰正獻御書
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卽以治心養性爲本
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
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稟然其識慮深敏量閔而學
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
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

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卽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其爲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爲相以翟思

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諡毀所賜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祿大夫入黨籍尋復銀青光祿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諡子希哲希純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絕意進取安石爲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又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

父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爲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爲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爲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脩而天下化若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揚畏來之邵爲首旣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爲之唱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汗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爲秘書少監或以爲太峻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爲宮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爲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

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
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
罷從祀羣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
秘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
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勸婚之書淺陋不經
且一切屏絕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
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
搖主聽卽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
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惡得罪之徒
日伺變故捭闔規利今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爲說臣以
爲先帝之功烈萬世莫掩間有數事爲小人所誤勢雖
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
真宗仁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旣誤
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脩國
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
首錄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闈寺側目或於庭
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旣相出
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憾希純攻之力又
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
上三峽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

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爲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爲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終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列傳第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前中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憲郎京春坊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范鎮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

及與爲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
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
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
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
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
延置國子監薦爲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
理主司妄以爲失韻補校勘人爲忿鬱而鎮處之晏如
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
授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
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
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爲經費儲其三以備水
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
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
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
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疆大臣益
募兵以塞責歲費百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
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
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
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
取償京師而榷貨不卽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

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美息五十萬鎮謂
外府內帑均爲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
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
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
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
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克鞠真卿爭
論禮金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贇護葬轉觀察使他吏
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
比比乞追還全贇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
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月時有敕凡內降非準
律令者並許執奏會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
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
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
安危生民利疚則闕略不言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
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
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克斥執中當任
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
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躋之文彥博富
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
誠陛下用兩人爲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

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
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爲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
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踈屬補外官帝曰卿言
是也願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
者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
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
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
尚有大於此者乎卽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
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
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內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

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
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
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
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
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
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
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
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
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
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

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
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
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
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
其爲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
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
鎮曰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
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
不難於今日乎口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
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

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
賢殿脩撰糾察在京刑獄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
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
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
早定大計又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
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
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
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
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旣以仁宗爲考又
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廟

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曰方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也柰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還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卽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救後乃刊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

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卽上疏

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毋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倚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顛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

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日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命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提舉崇福宮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

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卽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大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

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
紫光祿大夫諡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
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
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儉猾賴
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
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
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
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
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兄鎡卒
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

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
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
溫子昉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
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
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

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
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簡宗廟廢祭
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
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太宗隆小宗殺宗廟重

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爲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治瀘蠻事夷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柰何容驕將橫境內乎本矍然卽檄止之七年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戶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許人將爲仇然則禮義廉耻之風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謀百祿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瘠敗收或未歷邊方或起於群盜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佐顯教閱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寧獄奏士寧熒惑童婦致不軌坐罪死不赦禧右士寧以爲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爲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

必將克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元祐元年爲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鬪殺情可矜者請讞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爲無足疑原情以爲無足憫則不可今槩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刑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闕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卽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灤旣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祿言塘灤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柰何妄動搖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爲帝言分別邪正之日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姦邪

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圖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爲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爭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祿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僉事天地爲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內附可

以計納百祿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祿曰是皆良田爲必爭之地我旣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爲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慶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彥博稱其能以父墮黨籍監中岳廟又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黃甘葛輩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

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全累
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
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
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
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
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
從司馬光編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
光薦爲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石
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

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
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
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
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爲人臣者不
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爲三
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官中實
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
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旣
以日爲之又以月爲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
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爲之慘服三

目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卽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脩神宗實錄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旣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卽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戶部用

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爲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

論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
疏論人主正心脩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
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
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說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確既
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
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
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
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
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
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旣察王安石之法
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
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
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
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
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
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脩撰爲禮
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
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
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
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爲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

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
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
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爲州者條別功狀以
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
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
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
患也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
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旣
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
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
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
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
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
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
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爲之范氏自鎮
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宣仁太后崩中外議
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
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
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
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

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
群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
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
化旣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
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
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姦
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惡則帖然無事
矣此等旣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
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
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祖禹

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
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
府廩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
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
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
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
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
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已以臨之虛心以處之
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
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

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
有旨召內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
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內侍必謂陛下私於近
習望卽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
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
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
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群小
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
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克種諤興造西
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

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
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
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
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
倒縣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
脩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
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
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
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
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

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爲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
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脩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僱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別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

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接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爲唐鑑公云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

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脩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終

